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士補贊曰詩大序曰有

雅文王之什註曰自此至卷阿十八篇是

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

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

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

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雅兩都賦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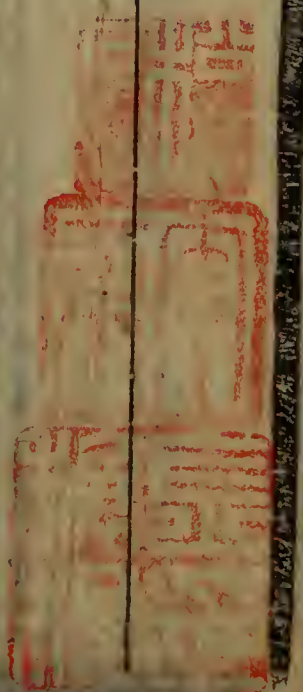
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記王制

多荆榛

士補贊曰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

後之詩孟子題辭周衰之末戰國

強以相侵奪戰國者周末秦韓魏楚燕趙



為七雄後悉為秦所并潘岳詩荆棘成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士** **賦** **身**

曰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龍吟於虎虎吸龍

精兩相啖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嚙咀爵相吞

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此用其

語意以喻龍虎戰爭於中原也陶潛詩漂流遠

狂

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士** **賦** **身**

曰揚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和

之正聲嵇叔夜琴賦理正聲奏妙曲史記曰屈

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果蕭統文選序騷人

之文自**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士** **賦** **身**曰揚馬

茲而作**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者司馬相

揚雄也揚雄傳雄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

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

為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

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

騁云頹波者莊子注波流頹靡之義屈原九章

穆渺渺之無垠兮莽芒之無儀垠岸也言無

也畔岸**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士** **賦** **身**曰詩大序

雅者正也言王

也畔岸**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士** **賦** **身**曰詩大序

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莊子千轉萬  
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自從建安來綺

麗不足珍士贊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選有曹

息綺麗不可忘公榦詩投翰長太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士贊

也易繫辭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晉書庾亮臨

之清真有鑑裁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士贊

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眺詩惟昔逢休明士贊

乘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士贊曰記表記虞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論語子曰質勝文則野文

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璇璣鈴曰

載緝熙司馬相如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士贊

爾雅秋曰旻天星之羅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故其所以為道者，在於其心之正與不正也。

心之正與不正，在於其理之明與不明也。

理之明與不明，在於其學之有與無也。

學之有與無，在於其志之堅與不堅也。

志之堅與不堅，在於其氣之清與不清也。

氣之清與不清，在於其性之善與不善也。

性之善與不善，在於其命之天與不天也。

命之天與不天，在於其理之正與不正也。

理之正與不正，在於其心之正與不正也。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I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list or a structured record.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which is also illegible.

千春

士 賦 曰 孝 經 序 子 曰 吾 志 在 春 秋 尚 書 序

吹萬化而不宣度千春之可並曆天地之倏忽

安事人間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齊 賢 曰 詩

也 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火平王東遷黍離降於

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

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

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劉勰辨云自風

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蔚起其離騷我故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

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揚雄激

揚其頽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閑肆注乎無窮而

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擷章

繡句競為新竒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薶至於唐

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

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云流水出子



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士贊曰李蕭遠運命論曰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按本故事詩話曰李白才逸氣高興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為有唐詩人之稱首者歟

###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

淪沒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誡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

欲立為后潘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淮南子曰日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

况皇太后蟾蜍以武妃武妃進則皇太后廢猶蝦蟆龜策傳月為刑而相佐是食於蝦蟆月以

李詩生卷

蟻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

金方故曰金魄士賦曰張衡靈憲昇得不死之

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

為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註云孟康曰日

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

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

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

清者也鶡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傳咸詩日

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

見有娥之佚女陸機詩北微瑤臺女南要湘川

### 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蟬

東莫之敢指言夫人遙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

視之蟬蝻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

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大明以喻君也夷傷

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蟬蝻則兩曜隔絕萬象

皆昏亂無主秦符堅幸慕容垂夫人宦者趙整

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即此

意士

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螭也俗名為美人晉

過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螭也俗名為美人晉

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

元年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

歷閣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

志永隆元年虹蜺巨天者斗之精占曰后紀陰

魯王者前漢儒林傳今陛下開大明配天地易

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史龜筮傳

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

漢孝邕明堂論和北辰居所而眾星拱之萬象

之翼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驕

馬相如為長門賦以感悟漢武后得復幸皇后

謫在長門則君心為忿怒憎惡所蔽平生之是

今皆非矣士齊賢曰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漢外

戚傳陳皇后擅寵驕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

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桂蠹花

為皇后巫蠱祠祭呪罷退歸長門宮桂蠹花

不實天霜下嚴威

齊賢

曰按楚辭桂蠹不知徒子葵藿

石崇婢翹風詩云桂兮從有蠹天愛在蛾眉言  
 桂味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  
 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一威得  
 不為之歎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 **賦**曰前漢  
 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蝸蟲也此用  
 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  
 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為人  
 所羨亦為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  
 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為臨淄王聘  
 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  
 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譏之然撫下素  
 有恩終無肯潛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  
 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  
 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  
 有子與則天此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劫有  
 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  
 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  
 賜守一死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  
 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 **沈嘆終永夕感我**  
 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涕沾衣

士贊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遙夕古詩

文章正宗云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

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故立

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子見之說實祖於西

山士贊今演之曰蟾蜍薄太清月為之蝕以喻

武妃八後宮而卒為王后之蠹也蟬螻入紫微

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元宗卒為

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

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

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

全與漢武陳后事迹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至

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

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

后之廢王諶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

太白引以此證最為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

王后制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

劾也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者白意若曰夫

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疎遠

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

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荆、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天下，過秦，論云。

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

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

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

來士贇曰：史秦始皇紀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

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

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

東開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前漢賈

雄才大略，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

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六郡更名民曰黔首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銷以

為鐘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函谷開在  
今陝州

為秦東開昔秦末得志  
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  
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  
谷開十五年今既并

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  
此開宜常開矣士實曰  
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  
不在臣也左傳晉侯

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  
賞天啓之矣謝玄暉  
詩文明固天啓後漢地理志  
陰平穀城灑水出

自函谷陰註云西征記曰  
函谷左右絕岸十丈  
中容車而己搖地志云函  
谷開在陝州桃林縣

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開也  
圖記云西去長安四  
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  
名賈誼過秦論秦人

延敵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瑯臺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  
行

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  
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  
頌秦功德還過吳從

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瑯  
東至之罘射殺一巨  
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  
崩于沙丘初始皇以

並渤海八年東行郡縣上  
鄒嶧山刻石頌德厚

三石生

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

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

明德意士贊曰史秦始皇紀三十七年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末本從

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明還瑯琊刑徒七十萬起

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瑯琊齊賢曰史

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記始皇三

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

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

中計宮三百開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眇

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

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

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

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不死之藥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

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內或

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

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福發童

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

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福發童



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  
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連弩射海魚長鯨

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鬻鬣救青天

何由覩蓬萊齊賢曰史秦記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

曰蓬萊藥不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

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

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目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山弗

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鬣掉

尾噴浪飛延說文噴以也士積貝曰崔豹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

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疾驚畏一皆逃

匿莫敢當者詩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云維山崔嵬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漢書註應劭曰船

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士**實曰史秦紀初齊威王

王燕昭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請得

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白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為而化秦皇之所為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實其卒

為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為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賈誼作弔屈原

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

周成王時鳳凰來舞于庭士贊曰韓詩外傳鳳  
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漢書五鳳三年鸞鳳又集  
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  
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為九文六  
采五章以奉五色註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  
謂之綉集此五章之用銜書且虛歸空八周與秦  
以奉成五色之

曹植詩者來不虛歸  
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鳥銜丹書集周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齊賢**曰史記漢高帝  
為楚歌曰鴻鵠高飛

一舉千里羽翮已純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  
崇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士贊**曰所居未得隣  
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此六  
句是嘆羨韓眾候生盧生徐市輩能見幾而依  
如鳳高翔遠舉**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  
卒遠坑戮之害  
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  
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

詩注卷

車乃藥士寶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

雀是火取水一斗鑄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

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

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

曰赤河車亦曰黃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塵外

晉庾翼曰兄弟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漢書

文帝紀曰春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齊賢曰

不得避風塵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界人青溪之鉛乃可採

耳士寶曰梁書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

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朱砂雌黃等後

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郭景純遊仙詩青

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李善注云庾仲雍荊州

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

精舍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颯車

絕迴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

言乘鸞駕鶴颯車言御風載雲士寶曰劉向列

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

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翁接以上嵩高山  
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是果乘白鶴駐上頭望  
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  
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此用其字潘尼詩道逢深  
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乘  
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乘書曰  
景滅跡絕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崑崙  
之圃閬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  
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也

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

上人齊賢曰抱朴子曰考久視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者天台賦王喬

控鶴以冲天士贇曰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

皆言神丹金液之事又有韓衆丹法選古詩齊  
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曉髮  
王右丞融詩欲知憂  
能老為視鏡中絲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

唯應清都境長與韓眾親

【齊賢】曰鮑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之素

非仙境之春也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列子儲

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

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

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眾否曰聞之神人曰

我是也【士贊】曰阮嗣宗詩天夭桃李灼灼有

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

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樂以刑

殺為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

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大  
怒曰吾前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  
士欲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  
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  
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飲言以亂黔首於  
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  
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  
之以徵後益摘發徒邊此篇  
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

世絕【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錄異

白其精化為白石【士贊】曰雲笈七籤太白洞周

迴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子授蘇秦佐國

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曰玄德洞天仙人

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

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建詩

山樹鬱蒼蒼【古詩】仰觀衆星列陶潛詩寢迹

衡門下【絶】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

語冥棲在巖穴【齊賢】曰郭璞遊仙詩中有寫寂

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類延年詩山明望松雪

老子不笑不足以為道【論語】子不語怪力亂

鮑照詩沉吟不語若【忘】左思詩杖策招隱我

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

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齊賢曰許慎註淮南子曰真人真德

之人古詩長跪問故夫穀梁子曰軍人粲皆笑何休註盛笑呂氏曰三軍露齒之狀木白金陵

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四明逸老余為謫仙

人蓋寶錄耳淮南子若士與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七命曰揮鋒電滅士贇曰莊子

曰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

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紀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

竦身於雲霓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

永與世人別齊賢曰葛洪求為勾漏令就采丹砂士贇曰詩云瞻望不及泣涕如



雨爾雅春為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生此  
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今人有觸於中  
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平楚正蒼然莊子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又子其內熱歟魏伯陽周易  
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孝經援神契仙藥  
之上者丹砂陶潛詩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過司  
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  
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錄丹訣無不參授其四其  
五兩詩非泛然之作蓋  
亦一時紀實之辭也

### 其六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

其然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岱馬依北風

懷越鳥志眷戀巢南枝淮南子曰形性不可  
勢居不可移士贇曰董仲舒策孔子曰

天性習慣如自然左傳晉侯也昔別鴈門關今成  
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齊賢曰九

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

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註云龍庭單于奈于

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兮揚沙又悲憤詩

云陰氣凝兮雪夏零**士贊**曰漢書秦築長城置

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

府東治鴈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陁關西陁關一

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鴈來往向

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多被鷹捉

而食鴈欲過皆相待而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

千蟣生虎鷓心魂逐旌旃

齊賢曰嚴安曰介

其闕無己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

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終無所

泊爾雅註旌首曰旌因章曰旃周司常全羽為

子記論訓甲冑生蟣燕雀處帷幕而兵不休

朱浮傳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東漢輿服志

武冠虎賁羽林皆鶡冠註云鶡似雉以其鬪死

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張平子東京賦虎夫

戴鶡左傳分康叔以旌旒又樂祈曰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江淹詩百年信苒苒苦戰功不賞忠

何用若心魂韻注旗曲柄曰旒苒苒

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

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廼召拜廣為北平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

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

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

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

裨將胡盧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

賞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

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

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

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  
兵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  
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位班  
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  
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士贊曰  
此史記劄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  
此篇感諷之詩於時必有為而作也

###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

期名

齊賢曰

廣記桓闔事陶弘景為執役之士  
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

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  
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

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  
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治

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列仙傳安期謂始皇曰  
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士贊曰抱朴子曰行則

逍遙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

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瑩一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

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

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贊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清真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絕影清冷

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

金光草壽與天齊傾齊賢曰天文志三台六星

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嘗於緱氏山下吹之莊子天籟注言天聲甚詳

史類云流星言去之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

鑒曰此金光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元士贇曰選甘泉賦天聲

李太白詩注卷

起兮勇士厲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  
舉手字見其四首註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  
皎若太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  
而降曰流道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  
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  
內經天真所寶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  
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水霜叱幽冥收束  
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入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  
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詩體恐  
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

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

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  
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

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  
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

人	幽	馳	城	長	莽	偃	會	不	稱	就	謁	伏	簪	階	從	上	之	執
所	并	借	西	安	傳	始	葬	聞	為	衣	因	殿	珥	就	主	大	名	轡
仰	遊	問	萬	熾	王	齊	於	至	主	冠	叩	下	徒	坐	飲	說	稱	八
治	俠	誰	子	盛	貝	賢	霸	年	人	主	頭	主	跌	坐	後	更	城	則
遊	兒	家	夏	街	寶	曰	陵	三	翁	自	謝	乃	頓	未	數	名	中	侍
方	子	子	曹	問	劔	唐	是	十	飲	奉	上	贊	首	定	日	竇	號	內
及	日	暮	子	各	開	京	後	而	大	食	為	館	謝	上	上	太	曰	為
時	醉	酒	建	有	中	北	公	終	驩	進	之	陶	自	曰	主	董	董	人
子	酒	歸	詩	豪	為	府	主	後	樂	觴	起	公	引	願	園	君	溫	柔
雲	酒	白	白	俠	西	咸	貴	數	於	當	有	主	董	謁	為	後	愛	人
不	歸	馬	馬	章	秦	陽	人	歲	是	是	詔	庖	君	主	長	偃	人	以
曉	白	驕	飾	在	漢	縣	多	寶	董	董	賜	人	綠	人	門	懼	白	主
事	馬	且	金	城	書	秦	踰	太	君	君	衣	臣	幘	翁	宮	白	主	主
晚	驕	且	羅	西	萬	咸	禮	主	貴	君	冠	偃	傳	主	上	主	故	諸
戲	且	馳	西	柳	章	陽	制	卒	寵	見	上	昧	乃	乃	以	獻	故	諸
長	意	氣	柳	市	長	故	實	與	天	尊	偃	死	下	下	錢	長	諸	公
楊	意	氣	市	號	安	地	自	董	下	不	起	再	殿	入	千	門	公	接
辭	氣	意	號	曰	人	主	董	君	莫	名	走	拜	去	登	萬	園	接	

漢書

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

輦嗤齊賢曰魏揚脩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

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

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

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為郎給事黃門又從

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

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

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時

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遂敬焉王莽時劉歆甄

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  
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  
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  
書天祿閣上自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  
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棻聞之曰雄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  
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  
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  
大夫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士賢曰



後漢書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  
嘉詩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  
化男得以及時也子雲白以自况也此時戚  
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詩必  
有所感而作

###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

悠悠

齊賢曰

莊子曰昔者周變為胡蝶栩栩然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

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士贇曰莊子聖人達網

繆盡一體矣而不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

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

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青門種瓜人舊日

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齊賢論語

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

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

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

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

富貴無常昔時為侯今焉為圃任緣而已終日

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士贇**曰史伯

夷傳太史公曰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

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

其十

齊有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

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既燭破

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

向平原笑

**齊賢**

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

無取也按史記其略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

個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

原君曰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已

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齊秦今其人是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

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

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

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玉貌非有求

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

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

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以爲帝遂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  
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  
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  
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己而帝則且變易諸  
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子所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  
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  
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  
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  
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  
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  
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解平原君

而去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個儻不羈也太白  
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  
照曜天下人所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  
海出明珠士賈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註明  
月寶珠也漢司馬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賢齊  
相如傳曰蜚英聲曰澹蕩猶放蕩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  
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聲音和  
士賈曰太白平生豪邁貌視權臣浮雲富貴此  
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為人也鮑照詩春風澹蕩  
多俠思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

相待

齊賢

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

貫四時而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  
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博雅云黃河出

崑崙山東北取八東海離騷云指西海以爲期

王逸註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

迫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

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

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

西山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士贊曰禹貢

導河入于海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

海之東有青海左太冲詩白日已西傾春容

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齊賢曰春容蒼顏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廣雅云有鱗曰蛟

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吸景

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士贊曰傳休奕詩

一絕如流光劉向列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

超步太極郭景純遊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

我駕選古詩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

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

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

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太白此詩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世其見趣又出乎流俗矣

###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齊賢

曰毛詩何彼穠

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天桃艷李孺然媚人也

士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

四時不改柯易葉荀卿子曰桃李儕繁於一時

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

而不可謂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

得其真矣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

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騁之三反而后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師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  
 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  
 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  
 下差增於往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  
 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  
 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焉漢書酈食其長揖  
 不拜【士贊】曰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書東方朔  
 曰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清風灑  
 不如月之曖曖陸機詩昭昭清漢輝昭

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賢齊

曰張景陽詩清風激萬代謝靈運詩清辭灑蘭  
藻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曹子建詩光景不

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士贊】曰漢書王貢龔  
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誣其志耕於



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

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

曰鮑明遠

身世兩相棄漢書王貢龔鮑傳序嚴君平獨寂寞

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第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

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學數

謂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

可見而不可得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

士贊曰此兩句意出於莊子世喪濟世之道喪世

李白詩集

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  
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莊子恬  
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西都賦曰發思古之幽情

虞不虛來鸞鸞有時鳴

齊賢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

履生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  
成玉篇鸞鸞鳳之屬說文鸞鸞神鳥也周興鸞

鸞鳴于岐山士禘曰此乃喻

安知天漢上白日

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齊賢曰博物志昔有舊說

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  
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

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  
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說來意并  
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

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  
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

時也 **士贊** 曰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

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

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

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杼機石與

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

犯牛女杼機石為東方朔所識河圖括地象曰

河精上為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

流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註

曰蜀郡嚴君平深沉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

江淹詩誰能測幽微此詩雖詠史詩其自負之

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

戎虜

**齊賢**

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雁門開玉關

草木多大沙鮑明遠詩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

揚毛詩何草不黃 **士贊** 曰顏延之曰胡風南

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鮑照詩

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後魏崔道固

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莊子終古不咸楚詞長

無絕兮終古按木落元本作歲落齊賢本作木

落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落張

景陽詩曰秋草含綠滋盧諶詩曰登高眺遐荒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峩峩蔽榛莽

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

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

幕杜佑通典大漠國在鞠國北與骨師相接正

觀二十一年通杜預注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

雉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

霜千年也如杜詩七暑三霜云上林賦崔魏峩

峩眼虔註漢書榛木叢生也蕪城賦灌莽沓而

無際士贇曰唐初以葛羅祿熾侯部置大漠州

都督府又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隸北

庭都護府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蔡

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棘白骨不借問

知誰縱橫莫蓋覆陸機詩崇山鬱峩峩

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擊鼓

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

皇元宗也。元宗承國家富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

唐世為患。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樂書：擊鼓者所鼓，司馬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

大者推而之下，之，旅師執鞀，鞀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鞀鼓，既勞

師於擊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矣。而為殺，僂之氣矣。士禘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鼓

擊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陽和變殺氣，子聽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齊賢曰：騷動也。

悲也。按唐書：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閣羅鳳，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持

身免。後遣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

李詩生卷

驍卒三十萬天下寃之則三十六萬當為二十

六萬據吐蕃傳天寶二年吐蕃與閣羅鳳聯兵

攻瀘南劍南節度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

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則

南詔之橫實吐蕃助之也時羅鳳北臣吐蕃士

贊曰禮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蔡琰

胡笳十八拍云聞是漢家天子兮布且悲就

陽和詩云哀哀父母又泣涕如雨

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齊賢

詩孝子行役論語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孟

子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史記婁敬齊

人戍隴西戍猶守也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開

山月古有度開山曲士贊曰毛詩嗟予子行役

夙夜無己顏延年詩嗟予怨行役蔡琰李牧今

胡笳十八拍云開山阻脩兮行路難

不在邊人飼豺虎齊賢曰盧子諒詩李牧鎮邊

北邊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

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

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超邊豺虎指匈奴七哀詩盜賊如  
豺虎今以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張虔陀為雲  
南太守可以戰豺虎哉【士贊】曰此詩揚子見以  
為討閣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  
指北邊而言當是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  
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  
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隴右節  
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  
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上意不決將軍董  
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  
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過  
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漢陽太  
守久之徙漢東郡而卒八載上命哥舒翰帥隴  
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  
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  
人之守之多貯糧食積樞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  
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  
四百人唐士卒死三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  
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

李太白詩注卷

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此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年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此詩雖微而實顯其深得風之體歟史記李牧傳李牧超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數歲無所得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士悉勒習戰單于大率衆來牧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漢張耳陳餘叙傳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



齊來

**齊賢**

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

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

之臺王隱晉書曰段匹磾石勒進屯故安縣故

燕太子丹金臺上二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

合謀伐齊兵敗潛王出亡士贇曰鮑昭詩將起

黃金臺註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

塵埃

**齊賢**

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不我遐棄士贇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

翻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左思詩曰視之如

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士贇曰太白意謂

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人才士則待之

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

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士賦曰史平原君傳李

同曰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

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

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

繡後漢鍾離意傳藥崧河內人家貧為郎嘗獨

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敬甚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方知黃鶴

餐此聯蓋譏時相好色而不好德者

**舉千里獨徘徊**齊賢曰鶴一作鵠楚辭黃鵠之

睹天地之圜方臨國中之衆人兮託回颯乎尚

羊王逸註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

也蘇子卿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齊賢曰

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

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飛來雙白鶴篇曰五里一反

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篇曰五里一反

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

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

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吁

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

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

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

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

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

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

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

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

永為人眼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

將也。莫邪何復不知？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其

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

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深水取之不  
 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  
 而反復更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  
 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比其驗矣吳  
 王以歐冶子所作劍五純鈞二湛盧三豪曹  
 四魚腸五巨闕亦秦薛燭善相劍見純鈞曰  
 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  
 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烈士傳眉  
 間尺者眉間廣一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  
 夫人抱鐵柱心有所感後產一鐵楚王命莫邪  
 鑄為雙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  
 劍在匣中常常悲鳴王問羣臣羣臣曰雌進憶  
 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士戒賢曰按此篇是用吳  
 越春秋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答雷煥  
 書之事而成詩其間芙蓉字却出越絕書今子  
 見所引張華事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  
 者不載出處詳味似是越絕書語句復甬乖訛  
 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抑不祖越絕而定有  
 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之因詳錄全  
 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

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  
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  
國西閭門外鑿地積土文石為椁題汪為中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  
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入非之湛  
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  
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  
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  
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  
劍昭王曰何言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  
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  
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去者何也風  
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  
亦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  
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各磐郢  
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  
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  
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

卷之四

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  
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  
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  
對曰赤董之山已今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  
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  
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越絕書外傳  
記寶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  
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曰吾有寶  
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  
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  
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  
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  
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  
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  
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鏗晉中  
決如染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  
敗有頃懼如悟下陞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

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  
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  
如瓊石觀其才煥煥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耶  
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布之鄉二駿馬千匹  
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  
持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  
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  
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  
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  
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  
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  
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  
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  
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  
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僚獲披腸  
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  
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  
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  
羣神不下歐冶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  
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

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質如  
耀雪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盧湛詩緬成飛沉鮑照詩雙劍將別辭先  
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  
底楚關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  
終不隔千祀儻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故全  
錄之

### 其十七

##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

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  
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  
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  
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  
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  
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  
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  
皇名初平是卿弟非邪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



士去尋求果得想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

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

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

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午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

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平改

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

**士贊**曰劉向列仙肅父傳贊曰我願從之遊未

丹火翼輝紫煙成蓋

**去髮已白** **士贊**曰史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文詩所願從

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不知繁華子擾擾髮白張景陽詩憂來令髮白

何所迫崑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日繁

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官子崑山崑崙山也西  
 京賦屑瓊藥以朝餐陸士衡詩上山採瓊藥江  
 淹詩隱淪駐精魄【士贊】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  
 三軍之騰裝選古詩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淮南子掘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玉  
 在其南碧樹瓊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藥以為糧  
 淮南子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  
 真挺異人之情魄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嘆世  
 之意而已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

流水【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

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  
 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

太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周枯人於斯世  
正如是耳士贊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

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  
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

也呂氏春秋水泉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  
東流日夜不休

人非舊人年年橋上游齊賢曰古詩云新人工  
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

持比素新人不如故士贊曰尚書大傳大水小  
水東流歸海隋江摠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

雖新復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  
應故

餘輝半城樓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  
色昧明如海氣矇矓然毛詩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  
臨洛水西連穀水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

宮兩宮夾穀水架虹橋以通往來王仲宣詩白  
日半西水桑梓有餘輝士贊曰海色日出之

也曹植詩謁帝承明廬鮑照詩衣冠照雲日朝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卷之四

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

齊賢曰選詩春色滿

皇州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古詩日出東南行云

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結客少年場云驄馬

金絡頭士贊曰謝靈運詩雲日相輝映鮑照詩

表裏望皇州又詠地

史詩鞍馬光照地

曰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易其

本處懷舊賦傍眺嵩丘即嵩山也士贊曰禮記

志氣塞乎天地潘岳懷舊賦不

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八門上高堂列

鼎錯珍羞齊賢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列

府八門各自媚孟子曰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

仞棟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蜀都賦日吉辰良

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

列鼎而食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香風

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

齊賢曰南都賦齊僮唱兮列趙女座南歌兮起

鄭舞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西京雜

記茂陵富人素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

紫鴛鴦崔豹古今註鴛鴦雌雄未嘗相離士贊

曰任彦升表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呂延

翰註曰趙女歌舞伎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

元帝纂要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艷搖歌

曰哇宋禮樂志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

愆尤齊賢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

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此士贊曰

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李少即詩三

載為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

千秋

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

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

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

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李太白詩注卷

士贇曰李斯黃犬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賢齊

事見擬恨賊註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

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

曰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後漢書曰表閑散髮絕世張孟陽詩散髮歸海隅此詩之

作其有所諷歎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閣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

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為高也今以唐史攷之謾舉最顯者而言如國忠毛仲

輩後皆遭難則太白此詩亦可謂有先見之明者矣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

太清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織織出素

手王逸注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傳茅濛入華  
山修道白日升天先邑中歌曰神仙得者茅初

成駕龍上昇八太清又孫文陽王文上與呂文  
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來採藥以成

新學者【士贊】曰爾雅華山為西嶽尚書西巡狩  
至于西岳註曰西岳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

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牽  
牛星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

昇天中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  
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

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霓  
有玉石馬一疋焉淮南子臺簡以游太清

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

【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  
雲卧恣天行【士贊】曰楚

辭青雲衣兮白霓裳  
古樂府攬衣曳長帶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  
武帝閑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

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  
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士贊】

曰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唐開元記華岳記雲  
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神仙傳衛叔卿者來

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  
武皇帝間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

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  
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

卿也帝曰子若為中山人是我臣也我前共語  
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可優禮而帝

問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意望然不應忽焉  
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

世之華山尋之到其巔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  
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床

有數仙童執**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齊賢曰  
節立其後

仙詩駕鶴乘紫煙沈休文詩節至駕輕鴻太白  
為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天下已而祿山

反僭號洛陽則太白真能全身遠害矣士贇曰  
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



冠纓

**士** 贊曰

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蓋登秦

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揚子

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司馬相如喻巴

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

路衢李善曰豺狼以喻小人也按唐史至德間

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軍皆

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

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以官

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

其二十

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又散卒由

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

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

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安史亂離之際朝廷

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

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太白此詩

似乎紀實之作豈祿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芙蓉

齊賢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九

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

郭璞曰：別名芙蓉。士贇曰：按桑欽水經，濟水入

東北，華不注山，鄒道元注曰：單椒秀澤，不連陵

以自高，虎牙綠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

望同，點黛山。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

下有華泉。

白鹿自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

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嵩山

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士贇曰：列仙傳，衛叔卿

乘雲駕鹿，傳于華山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子

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

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

酒，樞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山大呼曰

子先，酒母在此，此用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其事以伸己意也。

**齊賢**

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凌陽宰竇子明

經曰倒景烝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到下也士贊

曰陶潛賦曰含言笑而不分淮南子忻忻然常

自以為治漢鄙食其傳曰吾所願從游沈休文

詩所願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齊賢曰陸士

從之遊密親詩曰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士贊

曰陸機詩親友多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

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齊賢曰北山移文青松

努力愛春華士贊曰尚書勗哉註曰勉也鮑照

詩願君松栢心採照無窮極禮記其在人也如

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

絕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

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齊賢曰王仲宣詩悠

子建詩去去莫復道士贊曰顏延年詩首路踟

險艱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戰又紅顏零落歲

年詩首路踟

年詩首路踟

年詩首路踟

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曰造分手

御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闈古詩離家千里客

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  
江淹詩游子何時還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

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  
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賦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

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  
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

抱朴子曰鄭生唯見授金丹  
之經謝惠連詩母貽白首嘆  
撫已忽自笑沉吟

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  
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

熬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曹孟德詩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楚辭王逸九思

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  
用憂沈約詩聊可閑余步  
終留赤玉舄東上

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  
士贊曰列仙傳安期生留

赤王烏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  
見第七首詩註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江淹  
詩太古晦蒼蒼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  
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為咽第  
三節是位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沉吟位  
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  
於己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是決意遠遊之  
辭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  
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此詩恐其是  
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能忘情之詞末  
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  
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

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  
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  
士衡詩遺響八雲漢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

然齊賢曰張奧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  
何肯吞聲寡婦賊撫衾裯而歎息士斌曰

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江  
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吞息持

此感人多漢薄非傳漢王心悽然憐薄姬莊子  
曰客悽然變容此篇感歎之詩也高才者知遇

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  
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歎息也歟

###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長

嘶鳴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  
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

毛萇詩傳咽憂不能息感舊賦胡馬仰朔雲蕭  
賦秦胡馬之長嘶向塞風乎北朔緒白馬賊望

朔雲而蹀足【士贇】曰隴頭水事見一卷註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選古詩胡馬依北風鮑照詩

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

山又安能蹀躞垂羽翼情又曰感物多思【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懷【士贇】曰曹

植詩感物傷我懷【士贇】曰緬然若雙潛陶潛詩曰緬然睇

我心陸機詩曰緬然若雙潛陶潛詩曰緬然睇

丘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

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雲飛【士贇】曰沈休文詩寧憶

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

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士贇】曰沈休文詩寧憶

春蠶起楚辭【士贇】曰沈休文詩寧憶

動貌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急節謝流水羈心

嵇康詩萋萋綠林舊榮揚暉【齊賢】曰王逸

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楚辭註謝去

卷

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  
人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陸士衡樂府云行  
行將復去又挽歌揮涕淚流離素彥道詩惻愴  
心哀傷去士贊曰曹植與吳質書曰日不我與曜  
靈急節孔子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  
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之也王粲詩揮  
涕獨不還顏延年詩惻愴山陽賦江淹別賦去  
復去兮長河湄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也其亦感物興悲  
觸景傷懷也歟

###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

歲促

齊賢

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晚節悲年

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詩野  
有蔓草零露團兮註云溥溥然盛多貌溥本作  
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張景陽詩庭  
草萋以綠曹植詩庭中有華樹綠葉發華滋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

相續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

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

而死士贊曰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

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音

步即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

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

臣賴君之賜既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

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子晏子獨笑

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

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  
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  
者將守之吾君方將策筮而立乎畎畝之中唯  
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  
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  
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  
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

李西詩注卷

聖世詩話

各罰二臣者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

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齊賢曰

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詰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

秉燭遊士寶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老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祖於左傳絳縣

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

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為事使者歟此篇大意

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

奈何畏死戀戀斯世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

遊宴以留連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太白此詩言不盡意而意在其中非聖於詩

者孰能與此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

甲宅

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賦羲和亭午風俗通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秦既為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

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見季子位高金

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甲第也士賦曰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

怵惕

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民鬪雞走狗陳思王名都篇鬪雞東郊道左太冲詩

冠蓋蔭四術齊長沙威王晃當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徒街人曰煥煥蕭四織鼻息

鼻也劉邵趙郡賊煦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怵惕慄隱之心士賦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

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鴻撰東  
 城老父傳云賈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解鳥語音  
 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闔雞戲及即位  
 治雞坊于兩室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  
 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  
 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外戚貴主侯  
 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  
 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  
 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古龍武軍昌三尺童  
 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  
 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  
 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  
 庭皆中帝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  
 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  
 從東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  
 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  
 鬪雞服會玄宗于温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  
 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闔雞走馬勝  
 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  
 金距期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舉父死長安千里

外差夫治道挽喪車八月五日千秋節賜天下  
酺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

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  
綉綉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于廣場顧盼如

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柳怒待勝進  
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决疆者

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  
專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意索氣沮已逡巡

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歎太白此詩似為此  
等而作西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曰日月不高其輝

不赫曹植七啓慷慨則氣成虹蜺尚書世無洗  
怵惕惟厲莊子怵惕之恐不監於心

耳翁誰知堯與跖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  
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率九  
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士質曰逸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  
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

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  
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隱汝然不自得乃遇清

冷之水洗其耳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  
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  
牛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史淮陰傳蒯通曰  
之犬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為賈昌  
輦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為  
蹈行而太白輦為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  
歟

###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

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

梟淳散朴許慎淮南子註澆薄也梟與澆同王

逸註楚辭桂樹芬芳以興屈原之忠良也管子

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離騷擊木根  
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藥李廣贊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士贇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  
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俗以變

儉約正澆風上派淳源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寺碑  
文澆風上派淳源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寺碑  
詩蘭芳無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兮聊淹  
留陸士衡詩熱不息惡木陰劉向說花曰夫樹  
桃李者夏得休  
息秋得食焉  
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

# 廣成子去八無窮門

齊賢曰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

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  
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  
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  
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贇曰史天  
官書曰亦有天運顏延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  
招魂曰歸來不可託此篇謂世不知  
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  
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  
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

李太白詩生卷

採芳桂枝者以此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  
者以此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喪道  
之意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此有道  
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  
耳此兩句伸上道喪世之意也大運有興沒羣  
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  
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原日散大運有興  
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  
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可勝嘆哉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  
如此決意為有道者之歸廣成子乃上古有道  
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  
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

青煙

齊賢曰：搴芙蓉兮木末，王逸註芙蓉荷也。生水中。玉篇：荷，芙蓉葉，蓮荷實。杜預註：左傳。



笑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  
冒水得景福殿賦朝日曜而增鮮陸士衡詩密  
葉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鮮陸機毛詩草木  
䟽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

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

芳年齊賢曰張衡士辨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

七命曰飛霜迺節士贊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  
佳人絕世而獨立王康琚詩疑霜凋朱顏

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齊賢曰古詩結根太

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邊士贊曰陸機詩

池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興謂君子有絕世之

行處於僻野而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  
上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  
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羅

數艷歌秀色若可食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

賦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

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

齊賢曰

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延年

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

熟亦此意士贊曰莊子眉目顏色之好宋玉好

色賦嫣然一笑感陽城迷

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滋織手怨玉琴清晨起

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陸機詩

清且閑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美女篇盛年處

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又曰齊大非

吾偶江淹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陸士

衡詩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士贊曰詩云窈

窈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此詩比興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才抱藝之士唯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遇者讀之能不一唱三嘆而有餘悲也邪

###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士贊曰陶潛詩東方有一士常有好顏容

孫子兵法曰

草綠霜已白西月復東

士贊曰張景陽

詩秋草含綠滋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

華鬢不

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賢齊

曰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景易過草綠俄白旦晝俄夜不覺蒼鬢颯然成衰蓬矣劉備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士贊**

曰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

李白詩卷

莫能度 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 齊賢曰抱朴子

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 齊賢曰周穆王南征餘全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齊賢曰莊子廣成子

吾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服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 士

山石室之中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 駕九色斑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此言

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然不若仙化之為高也

###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季分

楚秦號為七雄春秋孔演圖天運三百歲唯 代起班固賓戲七雄虢關分裂諸夏前漢天文

志秦以兵無六國外攘西夷死人如亂麻士贊曰季

末也三季王也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齊賢曰王

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士贊曰詩大序亂世之

音怨以怒又關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

曰芒繁紛拏以相交持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

又芒繁亂澤巧偽紛拏齊賢曰至人至德

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齊賢曰至人至德

數不興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

孔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

道崑崙開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

中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誠老子語之五

李太白詩注卷

紫霞唐以老子為祖太  
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  
吾祖乃聖賢共淪沒  
臨岐

胡咄嗟齊賢曰古詩聖賢莫能度左思詩咄嗟

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同體令人  
惘然心熱不覺咄嗟女寶曰此詩其作於安史

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  
乎古人之高飛遠舉者邪其志亦可哀矣

###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齊賢曰玄素之風變

可復還季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為一身之損益  
惟名利是趨士寶曰江淹詩玄風空外慕度元

規表曰沐浴玄風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  
元始眇覲玄風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

自然莊子曰道喪世矣  
江淹詩遊子無時還擾擾季葉人雞鳴趨四

關齊賢曰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之得釋即馳  
去衣半至函谷關開法雞鳴出客孟喜君客

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迨  
果至鮑明遠詩雞鳴關吏起陸機洛陽記云洛  
陽有四關東成阜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結客  
行云升高臨四關士贇曰鮑明遠詩擾擾遊宦  
子季業末世也孟子雞鳴而但識金馬門誰知  
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 蓬萊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  
馬門馬援傳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鑄

銅馬法獻之昭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武帝  
蓬萊山見其七士贇曰三輔黃圖金馬門武帝

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司馬門以為名東  
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此言人

但知人間之富貴而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  
不知海外之仙景也

士贇曰左思詩白首不見綺綠酒哂丹液青娥凋  
招西京賦似不任乎羅綺

### 素顏

齊賢曰抱朴子曰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  
金銀液經晉太康元年為醢綠酒于太廟

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曜青娥方言  
秦晉間美貌謂之娥士贇曰陶潛詩綠酒開芳

顏王康琚詩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

珠樹冥目焉能攀齊賢曰莊子儒以詩禮發冢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珠詩固有之曰

青青之麥生於陵彼生不布施何含珠為接

其鬢摩其顛襦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

東北方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士贇曰此詩太白感

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

返樸汨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

者又皆假經誤世之人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

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

皆是也彼豈知大道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

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入目冥然無

見安能攀而至乎憂

憤之意微而顯矣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八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

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秦始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

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

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

言曰祖龍所沉之先也於是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

年行渡江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註云服虔曰

吉遷北河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

鎬池君水神也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

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  
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按服  
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  
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  
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  
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  
祖人之先龍君之象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  
選古詩先行行重行行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

#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

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漢書云吾屬無患矣陶淵明桃花記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捕魚為

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

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見漁人驚

問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歲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

思去既去得其舡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

無問津者**士贇**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之道也太白亦深羨夫避秦之人見幾而作

卒能全身遠害者乎太白始遭永王璘之逼迫繼而不能自白竟遭竄逐之禍罹憂而有羨其

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此兩句是暗用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

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為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

乃亡去之事脫胎換骨了無斧鑿痕跡非聖於  
詩者孰能與於此乎此事雖在三十五年然借  
事為議論不相害也千春事却祖謝眺酬德賦  
吹萬化而不宣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  
安事人間  
之紆緯哉

### 其三十二

葦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葦

收脩及熙為玄冥杜預註秋物摧葦而可收也

山海經西方神葦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

毛虎瓜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葦收清西陸漢書

日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

二十三日下弦  
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

秋蟬彌階軒感物憂不歇

齊賢曰陸士衡詩

同契曰上弦平如繩下弦亦如之謂如弓之弦

也  
感物百憂生謝靈

運詩遇物難可歌杜預註左傳歇盡也【士】賦曰

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間曹植詩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

謝靈運詩感感感物嘆謝惠連詩念離情未歇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齊賢】曰阮嗣宗詩良

靈運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士】賦曰謝

難并何晏景福殿賦乃火運之收疾天寒悲風

生夜久衆星沒【齊賢】曰選古詩海水知天寒楚

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

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士】賦曰歐陽建詩

發【齊賢】曰謝靈運詩惻惻廣陵散毛詩明發不

惻惻此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

聽此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

秋者之詩也自古志士感秋而悲者何蓋天道

一歲之運猶人生一世之期也時至於秋歲功

成矣老之將至功業未建名聲不昭能不感此

而興悲邪嗟夫士有志而不過  
於時者千載讀之同一悲感也

###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

川水

**齊賢**

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濞七十川以利天下尚書大傳百川趨於海木

玄虛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翥彼則洪  
連蹶踏吹滂則百川倒流

子事詳見一憑陵隨海運燁赫因風起吾觀摩  
卷大鵬賦註

天飛九萬方未已

**齊賢**

曰道韞雪詩未若柳絮  
因風起王仲宣詩觀鵠摩天

遊**士**贊曰左傳馮陵我城郭莊子曰驚揚而奮  
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眸鬼神燁赫千里東

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古鳥生八九  
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 其三十四

李白詩注卷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二尺以徵

召魏武秦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漢制計戶點兵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一歲為材官騎士有事則命出都官將之制越則發會稽豫章兵擊胡則發齊遼東開西南夷

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符代古者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

以與之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士**賈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子虛賦奔星註顏師古曰流星也**晉**書志曰流星天使也古詩四十專城居**喧呼**

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齊賢曰晉載記云符堅入寇妾張氏諫曰諺云雞夜

鳴者不利行師秋冬以來衆雞夜鳴**士**賈曰史歷書曰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

已曹植詩邊城多警急鮑照詩要途問邊急莊子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

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淮南子曰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

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此言一時之宣  
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鳥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

海清

齊賢曰甘氏星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  
斗北註云東垣七西垣七主大帝之座書

三公燮理陰陽故漢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  
策免三公北

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  
關陽第七星曰招搖光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子貞書曰永清四  
海士賈曰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晉天文志紫宮

垣一曰紫微天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又日  
為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

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楊雄長揚賦海內澹  
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江淹詩天地皆得

一名實借問此何為荅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

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  
天下之兵地志瀘水出牂柯郡句

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戎

瀘之問有渡瀘亭又戎州對江山下趾下臨馬

湖蠻江路蠻自江水必至城下疑是度瀘遺跡

按沈黎志亮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

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琴瑟部三程至舊雋州十

程至瀘水自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地唐開

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

以利啖劍南節度求合南詔為一寢以驕大母

為雲南王治大和城天寶七年歸義死閣羅鳳

襲王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卞忿少方略故事

南詔嘗與妻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

多所求丐羅鳳不應虔陀數詔斬之陰表其罪

由是忿怒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

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靖州羅鳳遣使

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

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

引還羅鳳遂北臣吐蕃會揚國忠以劍南節度

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

輦餉者尚不在數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於道宓

敗死於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兵



傾中國驍騎二十萬天下寃之士贊曰史世家

孔子曰吾何為於此按唐史雲南即南紹也本

鳥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

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

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

之戰廬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

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國忠困時頗資給之

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揚國忠等

傳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士贊曰按唐兵志

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

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南荒炎蒸

之地也選詩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

離家遠行遊齊賢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父

以血心摧兩無聲母之謂也征戍之人憚炎方

地熱路遠一去無還期長號以別父母悲慟之  
至感動天地日月為之無光王僧達詩白日無  
精景黃沙千里昏鳴呼痛哉江淹獄中書泣盡  
而繼之以血士贊曰韓非子曰卞和獻玉璞於

楚不售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

繼之以血江淹上書曰此火鄉所以仰天槌心

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潘岳寡婦賦痛切怛以摧

心又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逆而霑衣又思纏

綿以脅亂兮心摧傷以制愴兩無聲者困獸當

謂父母別子之時心摧而無言可發也困獸當

猛虎窮魚餌奔鯨于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賢齊

曰左傳困獸猶鬪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奔如

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

曰尚書帝曰咨禹有苗弗率汝徂征三句苗民

逆命益贊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

階七句有苗格淮南子曰忠信形於內感動應

乎外故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太

白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

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

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

此舉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

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  
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  
甲悲號而別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  
當虎窮魚餌鮪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  
末二句則比南詔為有苗而深嘆夫當國之大  
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  
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此詩愛君憂國之  
意深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悲夫

###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

鄆人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

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感頰曰曠士贊曰

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  
而走南史垣崇祖傳自可拍手笑殺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語子曰吾

三  
詩  
卷  
五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棘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棘

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

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

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八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

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則削者諸微巧必以削

之所削必大於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沐猴何以理之

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

棘刺之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

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為其

君以王為楮葉三年而成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

毛詩衣裳楚楚士賦曰莊子云宋人資大雅思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文王頌聲久崩淪

齊賢曰詩大雅首終文王

詩不作成康寢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介

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

介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其三十六

抱玉八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

獻君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武王王亦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

王沒獻之文王王亦王人曰石也則其左足成  
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

**士贇**曰淮南子和氏之璧得之者富許慎註曰楚

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下以獻武王王以亦

玉人玉人以爲石則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

以爲石則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武王即

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削而重剖遂剖視之

果得美玉以爲璧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也得

玉璞於山中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王王以

爲欺謾則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

平王又以其爲欺則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

王和復欲獻之恐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

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

玉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

辭不就墨子曰和氏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

之璧所謂良寶

### 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羣

**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龔勝傳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尚書蒲招損揚子蜀莊沉冥易天道

虧盈而益謙士斌曰金樓子曰蘭含香而遭焚  
謝靈運詩沉冥空別理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

羣為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

躡清芬齊賢曰史魯仲連見辛垣衍曰秦權使

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  
水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

物色得老子士斌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  
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

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  
中地方百里有仙官變化萬端劉向列仙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  
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

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其有真人當過物色而  
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

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內傳  
關令尹喜關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

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  
內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陸機文賦誦先

李詩注卷

之清芬此篇感嘆之詩也前四句為士不遇知  
已者嘆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為才士  
用世知進而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  
是翻然悟曰虧盈者天之之道也曷若沉冥隱晦  
效魯連柱史之高舉遠蹈  
與道為羣以保其身也哉

### 其三十七

燕臣晉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

齊堂

齊賢

曰淮南子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

霜許祭酒註淮南子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  
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

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  
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

支體士贇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  
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

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室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



悲傷

**士** 賦 曰 鄒 陽 上 書 曰 夫 精 誠 變 天 地 而 信 不 喻 兩 主 豈 不 哀 哉 繆 襲 詩 造 化 雖 神 明

安 能 復 存 我 列 子 造 化 之 所 始 者 謂 之 生 此 言 風 霜 雷 電 皆 造 化 之 所 為 也 精 誠 之 所 感 造 化

者 亦 為 悲 傷 故 亦 警 焉

而 我 竟 何 辜 遠 身 金 殿 傍

**士** 賦 曰 魏 文 帝

燕 歌 行 甬 獨 何 辜 恨 何 梁 鄒 陽 書 曰 日 者 謬 得 出 入 金 華 之 殿 何 嘗 不 側 身 為 禁 者 字 李 白 傳

天 寶 初 賀 知 章 見 其 文 嘆 曰 子 謫 仙 人 也 言 於 玄 宗 召 見 金 鑾 殿 論 當 世 事 奏 頌 一 篇 帝 賜 食

親 為 調 羹 有 詔 供 奉 翰 林 當 塗 令 李 陽 冰 序 文 集 天 寶 中 皇 祖 詔 召 就 金 馬 降 輦 步 迎 如 見 綺

皓 以 七 寶 床 賜 食 御 手 調 羹 以 飯 之 曰 御 是 布 衣 名 為 朕 知 置 於 金 鑾 殿 出 入 翰 林 文 集 樂 府

序 翰 林 在 天 寶 中 賀 秘 監 聞 於 明 皇 帝 召 見 金 鑾 殿 降 輦 步 迎 如 見 綺 皓 草 和 番 書 思 苦 懸 河

浮 雲 蔽 紫 闥 白 日 難 回 光

**齊 賢** 曰 晉 載 記 云 不 見 崔 來 入 燕 室 但 見

浮 雲 蔽 白 日 紫 闥 猶 宮 也 **士** 賦 曰 史 龜 策 傳 日 月 之 明 時 蔽 終 浮 雲 曹 植 表 注 心 皇 極 結 情 紫

浮雲蔽白日難回光

闥崔駟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謝玄暉詩上  
蔽白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

不為回光然也羣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  
向之者誠也

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  
曰淮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君不度而

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又欲荼  
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  
古來共嘆息流淚

空靈裳  
齊賢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長嘆息又  
云淚下露衣裳士贇曰鮑照樂府古來

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岳詩撫衿長嘆息江淹  
詩零淚霑衣裳太白日此詩其連高力士懷脫靴

之恥摘清平樂詞之語譜於貴妃效黜之  
作乎前八句引興述事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

宮白日比比明皇其意謂力士譖之於貴妃明皇  
復信貴妃紀之言而踈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

回也羣沙眾草以喻小則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靈裳者此乃太白自解慰

之辭謂君子為小人所讒者自古皆然豈獨今  
之世哉夫如是人惟有空自流淚沾裳以寄吾

之世哉夫如是人惟有空自流淚沾裳以寄吾

睽戀之意云耳吁哀在而不傷怨而不誹太白此詩蓋得之矣

###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輝復悲高

秋月齊賢曰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

春蘭秋蘭石蘭王逸皆曰香楚不分別也陸士衡樂府類以春輝蘭以秋芳士贇曰琴操孔子

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士者香今乃獨

辭於香蘭也此篇主意全出於此太白蓋自漢

萬物生光輝常恐秋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

齊賢曰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楚

急節潘岳詩流芳未及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

李詩注卷

誰發

士賦曰詩云穆如清風曹植詩為誰發皓齒此亦此興之詩也首兩句謂君子在野

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

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或者謂亦太孤自傷而托辭於

孤蘭也見前註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

齊賢曰爾雅九夷八

海寧戚歌長夜漫漫何時旦  
士賦曰阮籍詩登

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

齊賢曰鮑明遠  
士賦

曰後漢廣陵王荆飛書云當為秋霜註曰秋霜

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曹植七  
啓隱居大荒之庭吳都賦出字大荒之中  
**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

齊賢曰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

色陸士衡君子行翻覆若波瀾謂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不停萬事如波瀾忽生忽滅

抱朴子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謝靈運

俱零落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詩萬事 **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士贊曰江淹詩寒陰籠白

日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謝靈運詩俱零落

無垠白日君象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

齊賢曰楚

辭葛藟累於桂樹兮鳴鴉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高位貪佞升為公侯梧桐本鳳凰所棲今

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鴦棲之亦此意士贊曰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註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此亦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雀之意也燕 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

齊賢曰陶潛有歸去

李白詩注卷

來辭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士 賈曰史孟喜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輿樂錄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此篇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

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

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

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

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

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

也以喻人君晚節為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

為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

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

鴛鸞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

劍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

隱而已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

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

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

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泗瀾士贊曰禮記仲秋之日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江淹詩殺氣起嚴霜古詩浮雲蔽白日莊子

和之以天倪又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易曰盤桓利居貞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宋玉賦長劍

耿介倚天之外阮籍詩感慨懷辛酸選古詩所

思在遠道太白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乎

瞻戀京國之情溢於言辭之表讀之令人感涕

###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

一食齊賢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

夫爭食爭祿也士贊曰江淹詩靈鳳振羽儀戰

戰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老萊子

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

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士贊曰韓

嬰詩外傳黃帝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

而雞喙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翔翔四國之外

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見則天下

安寧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

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

廣八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



之類乎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在西海戊地北海

亥地天帝君治處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太宗鳳賦云晨遊紫霧

夕飲玄霜桑欽水經又東過砥柱間註云砥柱

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

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

曰砥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士贇曰詩云弁

柱也提陸機詩仰瞻凌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賢

霄鳥羨爾歸飛翼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

#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齊賢曰劉公幹詩感

蘇武詩結交亦相因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

白鶴住維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士贇曰

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白自比之章薦之方

詩白詩注卷

其四十一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

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

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朝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汗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

士贇曰此篇人多疑兩句為不類起句殊不知

正是取法選詩體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山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朝旦發陽厓景落憇陰峯曉日發雲陽落

日次朱方朝游遊曾城夕息旋直廬之類皆起

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軔

於天津兮夕余濟乎西極朝馳予馬乎江皋夕

濟乎西澨是也此篇自為一朝馳予馬乎江皋夕

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

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

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

華名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

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註若木端有十

日狀如蓮華猶老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

野之若木歟士贊曰劉琨詩揮手長相謝離騷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此乃遊仙詩  
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故  
不辨是折何處若木也  
雲卧遊八極王顏

已千霜

齊賢

曰鮑明遠升天行云雲卧恣天行  
淮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神女賦苞

溫潤之玉顏士贊曰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飄飄八無倪稽首祈上皇

齊賢

曰莊子天倪註  
倪際也屈原東皇太

一云穆將愉考上皇士贊曰曹植七啓曰飄飄  
焉繞繞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謝靈運詩冥漲

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帝王順之則治逆  
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載

之此謂上皇又廣成子曰呼我遊太素玉杯賜  
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

瓊漿

齊賢

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招魂云華  
酌既陳有瓊漿郭璞遊仙詩容成揮玉杯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

齊賢詩注卷

飄揚

齊賢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久仙兮

浪士贊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賦

從風飄揚此是遊仙詩然以比興觀之亦有深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

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

機從爾遊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裔起長津謝玄暉詩迴瞰滄江流張華詩低飛雙白

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

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謝玄暉詩喧

而五官皆備士贊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鮑照

詩曰寧作野中之雙鳥木願雲間之別鶴詩意

實祖乎此雲中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

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乃與野人狎翫者以喻閑  
散之人也太白少有放逸之志此詩豈供奉翰  
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而作乎不然何以曰吾  
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者哉飄逸不可羈之氣  
象槩可想見其太  
白心聲之所發歟

###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  
淫樂心不極雄豪安

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沈休文詩秦王御宇宙

漢帝恢武功懽悞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意同  
列子周穆王駕

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  
觴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為王謠王之廣  
記元封

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  
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  
乎帝坐遣侍女

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此不相見四千餘  
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  
帝問上元何真

李白詩注卷

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  
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

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  
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

亦自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  
勞耳

悲千載魂齊賢曰神仙傳茅君學道能使金按  
玉杯自來人前江文通恨賦試望平

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士  
贊曰封禪書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

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  
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

歌穆王事見前句註詩云野有蔓草此言二君  
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

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鑑  
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

耳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

**齊賢**曰詩類弁、為與

曰女蘿松蘿也郭景純詩綠蘿結高林楚辭上

歲蕤而防露註盛貌射雉賦繚繞盤辟魏明帝

悲歌行女蘿亦有託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彫也**士**贊曰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生

而枝正青蜀都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士**贊

賦曰敷榮歲蕤**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曰陶

潛詩萬族各有託江淹詩兔絲及水萍所寄終

不移謝靈運詩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王粲

終不為此移**柰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

**色紅彩雲髮非素絲**

**齊賢**曰毛詩桃之夭夭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蔓菁菲土瓜此

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

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弃其葉喻夫婦以義

合顏色相親亦不可棄其相與之

**禮**

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

詩生卷

王顏江淹詩庭樹發紅彩詩云鬢髮如  
雲陸機詩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如  
君子恩

已畢賤妾將何為齊賢曰陸韓卿歌曰賤妾終

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全齊賢曰江淹詩君子恩

未畢零落在中路此意謂王顏未改雲鬢未衰

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  
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

###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颯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

大壑齊賢曰曹子建詩云驚風飄白日古詩浮

列缺兮降望大壑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惟

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全齊賢曰揚雄校獵賦玄冬  
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謝宣  
遠詩頽陽照通津頽陽落日也日君象以比昏



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颯拂野  
林無靜柯東方朔十洲記冥海洪波百丈

龍鳳脫罔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

場藿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  
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

藿之詩而已討皎皎白駒以况潔白之賢人言宣  
以上為駒王氏曰白駒以况潔白之賢人言宣

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  
皎白駒食我場中不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士

賦曰東漢陳留父老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  
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探淵不

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曹植作王粲誄曰  
我願假翼飄飄高舉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飄

無定所謝靈運詩去去情彌暉詩白駒刺宣王  
也註曰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  
指連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

句是太白羅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太白  
亦人中豪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

李詩注卷

詩以自遣耳此意  
明白坦然可見

###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  
我我橫

三川

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謂熾盛貌開元二十三年

年上御五鳳樓宴三川邠州地理志註葦池水黑水洛水數會三川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乃

徑渭洛非此三川戰國策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河洛伊故曰三川此河洛三川也

賈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陸機詩昌門何我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

齊賢曰尚書洪範西

都賦其從如雲

關雞金宮裏蹴鞠瑤臺邊

齊賢

曰史記蘇秦曰臨菑民無不關雞走狗六博  
蹴鞠向別錄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

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  
嬉戲以講練之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

女士贊曰見有娥之佚女陸士衡樂府北徵瑤臺  
曰闕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

裏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

長棄捐齊賢曰唐書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張  
景陽七命翕忽揮霍班婕妤怨歌行棄

捐篋笥士贊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  
坐謂中官左瑄唐衙也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

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後漢皇  
甫嵩傳曰指揮足以展風雲楊雄解朝當塗者

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

選古詩棄捐勿復道渠  
**玄**齊賢曰夏侯湛誅執戟疲楊謝靈運詩又晒  
子雲閣執戟亦以疲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

人解朝序象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  
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伯如

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  
蓋執戟者侍郎之職也楊雄解朝曰位不過侍

即擢纒給事黃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  
 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贇曰此  
 篇前六句意出自梁鴻五噫歌大意謂有唐得  
 國之前久如此國容之盛如王侯賓客又如此  
 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為延賢之地今乃為鬪雞  
 蹴鞠之場白日青天者天日以比其君鬪雞蹴  
 鞠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  
 以動搖主聽也當塗何翕忽者以喻得其蹊徑  
 而依附之者可以翕忽而暴貴也失路長棄捐  
 者以喻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之者終於棄捐  
 而不見用也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者意謂  
 當此之時無所守者鮮不依附之矣惟儒者獨  
 有定守閉門著書而已此詩刺  
 時之作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

陽質

齊賢曰阮籍詩東園桃與李鮑明遠詩艷  
 陽桃李節士贇曰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

華若桃李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  
齊賢曰晏子春

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棗至海而掬其

布破黃布故水赤遂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楚辭九辨何曾華

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賜士贊曰宛轉龍火飛  
後漢五行志章謠曰桂林花不實

**零落早相失**  
齊賢曰張景陽七命龍火西類漢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大火故曰

龍火龍火飛猶云西頽西頽則秋氣鼎至花實零落矣詩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阮籍

詩零落從此如士贊曰鮑照詩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先宛轉時欵沉史天官書東宮蒼龍註角

元氏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禮冬官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又國周

語曰大火朝視矣註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江淹詩

日零落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瑟齊賢曰七命  
在中路

詩注卷

岳詩松栢轉蕭瑟士贇曰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周有立矣李善文選樹木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此興詩也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易至於棄捐郭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以此見古學人作詩皆自來也

###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

齊賢曰始皇年二十

秦帝按劍而坐詩王赫斯怒

士贇曰江淹恨賦

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曰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三齊

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疑嶷東傾

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  
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

人三十三日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  
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

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註五十  
萬人守五嶺士贇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

非人巧所建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  
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

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  
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

即轉馬前脚猶立但求蓬島藥豈思農廩春力  
後脚隨奔僅登岸

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  
碣石使韓衆侯公石生

求仙人不死之藥詳見前詩註左傳九為農  
正註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鴈夏扈竊玄秋扈

竊蓋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昔昔霄扈噴噴  
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

其宜以教民事爾雅扈字作廩士贇曰此詩於  
時亦有所諷借秦為喻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豈曰  
小補之哉

###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

齊賢曰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陸士龍詩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

如芙蓉士寶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神賦迫而

察之灼若美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来紫

宮女共妬青蛾眉

齊賢曰楚辭大招朱層皓齒

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寶曰陸士龍詩巧笑

發皓齒江淹詩終覲紫芳心曹植詩時俗薄朱顏為誰發皓齒史天宮書中宮太白星其一明

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木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

曄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符堅滅燕慕容後



宮第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  
紫宮此雖非用其事謾載于此離騷衆女嫉予  
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揚雄反騷知衆嫖  
之嫉妬兮舞何必颺纒之蛾眉宋南歸去瀟湘  
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曜青蛾  
沉吟何足悲齊賢曰曹子建詩夕宿簾湘沚毛  
萇詩箋曰沚渚也古詩沉吟聊躑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晒趙

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齊賢曰闕子曰

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  
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韋匱十重巾十

襲客見佻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  
 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  
 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  
 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士贇**曰蔡邕琴操楚明光者楚王大  
 王得瑠璃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  
 之趙瑠璃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  
 傳寶也盧諒詩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流**  
**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齊賢**曰禮記貴玉而賤  
 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  
 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  
 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以玉焉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詩  
 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反得用世而  
 非笑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讀之者  
 其將有感於斯詩也歟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莽施盈

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變女

顛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齊賢曰太

紂比懷王屈原同比干竊嘗論之微子箕子比

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

干紂之諸父祿位豐盛社稷所寄焉者其心曉

然知紂紂之不可扶周之不可遏各自靖以獻于

先王微子抱祭祝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箕

子佯狂為奴心主於傳太法也比干強諫而死

心主於紂之改行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為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原元

和姓纂屈楚公族芋姓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

因氏焉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入

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監察羣下王甚珍之同

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

原原作離騷以諷諫其後秦欽伐齊齊與楚從

親惠王患之令張儀事楚王與懷王會原以秦

李詩注卷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卒行秦因留王

其子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放在草

野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終不見省義不可

以他往遂赴汨羅自沉而死蓋亦比干之志也

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為難原與比干真得死者矣

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蕝蕝

也苑象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喻滿

朝也補註今詩蕝蕝作茨蕝作綠本草云蓋草葉

似竹而細薄莖亦負小俗名蕝蕝商支切形

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廣雅謂之象耳莊子孔

申其詈予註曰女類屈原姊嬋媛猶牽引也補

水經引素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

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

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類廟士贊曰秭歸縣北

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

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可不與死爭迺

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  
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怒而疏屈  
平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  
遷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虎口事  
如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諸生曰先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之類此謂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矣何所為  
而婉變如是哉詩云婉兮變兮潘尼詩婉變二  
宮徘徊殿闈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變岷山  
陰註曰婉變存思貌離騷女類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曰鮫絳直以忘身兮終然殫乎羽之野  
亦將如鮫之遇禍也離騷以屈原剛直太過恐  
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  
遺則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  
而死鮑照詩孤績誰復論此意謂時無彭咸可  
與論比干屈原之心者誰哉此詩比興之詩也  
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  
昏君也夷羊蒲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叢

菴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于屈平  
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爭士以直道而貶責者  
也虎口何婉變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士  
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為而然哉  
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  
亡身如女類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  
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  
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譎諫之體兼盡之矣詩  
云詩云章句云乎哉

###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江賦：驚波飛薄。爾雅：夏為朱明。

贊曰：爾雅：春為青陽。江淹詩：青春滿江。臯潘安仁詩：驚湍激巖阿。賈誼鵬賦：萬物回薄。震蕩相

轉，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齊賢曰：說苑：秋蓬

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士贊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

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曰：光風轉蕙，泥崇蘭。此

九辯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

羨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士贊曰：楚詞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

羨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羨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羨人之遲暮，此篇詩意全出於此。羨人，况時君也。時不我

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

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

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為戰國。言日事攻戰也。孟子序周衰之末，戰國縱橫。

叔	字	孟	改	陳	斯	十	王	二	子	六	晉	此	吾	相	頗	不	肯	相	史
賦	辛	莊	姓	公	趙	五	元	十	韓	人	時	者	兩	如	宣	懌	相	如	記
稅	生	孟	田	子	籍	年	年	八	宣	皆	置	先	人	止	言	為	如	前	趙
以	武	莊	氏	完	韓	而	左	年	子	卿	六	國	在	之	辱	一	曰	曰	與
小	子	生	完	奔	虔	威	傳	三	魏	魯	卿	今	今	曰	之	擊	五	聞	秦
斗	開	文	辛	齊	為	烈	終	卿	獻	襄	為	之	兩	強	相	甌	步	秦	會
受	與	子	謚	為	諸	王	定	誅	子	公	軍	急	虎	秦	如	之	之	王	澠
之	釐	無	敬	田	侯	立	王	公	曰	二	師	而	共	所	望	內	善	池	秦
以	子	須	仲	氏	而	二	盡	族	晉	十	中	後	闔	以	見	相	為	秦	王
大	乞	事	生	應	晉	十	二	各	國	九	軍	私	其	不	頗	如	秦	酒	秦
斗	乞	齊	田	劭	分	三	十	使	其	年	上	讎	勢	敢	引	請	聲	酣	使
予	事	莊	穉	云	魯	年	八	其	萃	季	軍	也	不	加	車	以	請	奉	趙
由	景	公	孟	始	莊	初	年	子	於	札	下	周	俱	兵	避	頸	奉	盆	王
此	公	辛	夷	食	公	命	而	為	三	適	軍	制	生	於	舍	血	盆	瓶	鼓
得	為	生	孟	采	二	普	考	大	族	晉	尉	大	吾	趙	人	濺	瓶	秦	琴
眾	大	桓	夷	地	十	大	王	夫	乎	說	弁	國	所	者	羞	大	秦	王	蘭
心	夫	子	生	由	二	夫	立	周	昭	趙	佐	三	以	徒	辭	王	王	不	
宗	其	無	泯	是	年	魏	盡	定	公	文	凡	卿	為	以	去	右	王		



疾益強魯昭公三年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  
 齊其為田氏矣晏子卒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  
 急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  
 詭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  
 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  
 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  
 荼為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為孺子景公它子陽  
 生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與鮑牧攻高昭子  
 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為悼公遷孺  
 子殺之乞為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為成子弒悼  
 公立子壬為簡公魯哀四年常執簡公于舒州  
 殺之春秋書曰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是也易  
 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  
 真得春秋之旨也士贇曰漢書天下紛紛何時  
 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  
 氏也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疆公室卑頃  
 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孫叔嚮子相惡於君  
 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  
 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

侯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

家略曰初簡公即位闕止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

逐田氏方睦田豹為子我臣幸於子我欲盡

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

出田氏追殺之郭闕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

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

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

封邑康公二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

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

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太白此詩其

作於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

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如向對曰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

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讀詩者宜細味之

###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

**齊賢**曰宋玉曰長劍倚天外雍門周說孟

嘗君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士贊**曰曹植詩高臺多悲風李善註高臺論京師也宋玉大

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之外新語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心謝玄暉詩出沒眺樓雉遠近送

春目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齊賢**曰玉篇榛木叢也潘安仁詩荆

棘成榛離騷云索瓊茅以蓬蓽**士贊**曰高誘淮

南子註曰叢木曰榛小栗**鳳鳥鳴西海欲集無**

珍木

**齊賢**

曰嵇康詩靈鳳振羽儀戲景西海濱**士贊**曰瑞應圖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凰

鳴矣于彼高崗鮑照詩珍木鬱蒼蒼抽鷩斯得所居鷩

下盈萬族齊賢曰阮籍詩鷩斯鷩下飛毛萇詩

賈曰詩云弁彼鷩斯歸飛提提鷩斯本鷩音預也

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齊賢曰毛詩晉國風

刺只無衣一篇羨武公耳則晉風日頽可知此

於曲沃曲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之曲沃武公

卒代晉侯湣滅之盡以其寶器獻周釐王王命

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至此而後哭其國亡特

無益矣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

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士賈曰晉謝安傳史臣論

曰頽風已扇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

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

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有用世之

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

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為喻謂

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籍  
之途窮然後慟哭母乃見事之晚乎嘗以唐史  
攷之魏知古上疏諫睿宗為城西隆昌二公主  
造金仙玉真觀亦有今風教頹替日益甚之語  
則知太白此詩以古喻今無可疑者子見乃直  
指為毛詩晉國風之事吾未敢以為然也

###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

荒淫

**齊賢**曰齊立國於東秦立國於西東吟西  
音猶晉侯與楚囚鍾儀琴儀操南音曹子

建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韻漢揚惲曰荒淫  
無度**士**藏曰魏文帝詩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

阮籍詩儷俛趣荒淫彼羨佞邪子婉孌來相尋

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

**齊賢**曰琴操王昭君  
至單于大悅遣使報

送白璧一雙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鮑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

年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晉不顧王曰  
顧吾與女千金士贊曰東漢崔細傳迴眸百

一笑千金**珠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瑶

**臺鳴素琴**齊賢曰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前緩聲歌曰輕舉乘紫霞士贊曰楚

辭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秦嘉婦徐  
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嵇康詩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連光景貴色而  
不貴道若有道之士高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

所能識哉

###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

齊賢曰過秦論南取北越之地以為桂林

象郡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  
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時守宰貪穢詭人探求

珠遂徙交趾郡界嘗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士  
贊曰謝靈運詩越客腸今斷曹植遠遊篇夜光

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洛神賦或  
採明珠或拾翠羽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携越在

南地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齊賢曰謝靈運遊赤石進

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李善引臨海  
志註云海月大如鏡白色呂向註云石華附石

生海月如鏡皆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  
清海月宜其美價傾鴻都也士贊曰阮嗣宗詩

明月濯清輝此海月非江賦王珣海月之謂乃  
清輝照映如月出於海也顏延年詩美價難克

充曹植詩蕭承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齊賢曰鄒

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相  
盼左傳懷璧其罪士贊曰論語懷其寶而迷其

邦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齊賢曰張景陽詩

詩何為懷憂心煩紆王逸曰紆屈也士贊曰洛

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盧湛書曰夜光報於  
魚目沈休文詩寸心於此足詩意蓋謂真儒不  
遇於世而假儒衣冠者反得位而哂笑焉真儒

之心其煩憂從可知矣此乃太白譏世之作也  
雖然何世而不知此哉千載讀之猶存感激

###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

**齊賢**曰蜀都賦羽族紛泊鷦鷯何造化

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士贊曰莊子曰是特  
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始有極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又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一魚焉其廣

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鷦鷯有鳥焉其名  
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召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周周亦何辜六翮掩

不揮願御衆禽翼一向黃河飛

**齊賢**曰說文周  
參也竹包切楚



辭鷓鴣雞啁啾而悲鳴韓詩外傳云鷓鴣一舉千里所持者六翮耳士贊曰周周鳥也事出韓子

今子見引鷓鴣雞為註非也按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御羽而

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御羽

蛩蛩亦念飢劉向新序鴻脩六翮而飛者莫我凌清風庶搗高翔抱朴子揮翮雲漢

顧嘆息將安歸齊賢曰王明君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我顧

立以屏營士贊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肅自若風轉急安徐

曰如此將安歸邪此詩全組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為喻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

者依有力者御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者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

同類以執君祿而在位者幸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茫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余因

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位之賢不能引拔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

十五里有大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

襄王所游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

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

序曰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

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

先王當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

唐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

士贊

曰江淹詩相思巫

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桓譚新論

神女知己久襄王安在哉

齊賢曰江

來清風玉字

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劉休

來清風玉字

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士贊曰神女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王寢夢與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士贊曰

神女遇焉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桓譚新論雍門周以

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

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

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

喟然嘆息淚下承睫此篇是太白南遷時過巫

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

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

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

變移齊賢曰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

其可以黃可以黑毛詩哀哀父母萬事固如此

士贊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

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

翻覆交道方嶮巖

士禘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

兄子也喜賓客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早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者皆去嬰而

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權夫事太后怒

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曹顏遠詩富貴

宅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陸機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書

曰世路嶮巖太行孟門豈云斬絕詩云人亦有

言交道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

齊賢曰名都

千廣雅諾應也白馬篇一朝許人諾註諾相然

許之辭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徐庶曰方寸亂

矣士禘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

張陳竟火滅蕭朱

諾師古曰謂一言許人必信

之也沈約詩寸心於此足

亦星離

齊賢曰張耳陳餘為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

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士贇曰漢書張耳陳餘傳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後有隙叙傳曰張陳之交遊如父

子携手遂秦附翼俱起舉國爭權還為豺虎耳又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

難故曰火滅星離也傳離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

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齊賢曰陶潛詩眾鳥欣有託左太冲

詩塊若枯池魚士贇曰曹顏遠詩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為

而作太白懼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作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

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觀此詩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已夫

李白詩集卷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平白詩集

附世系圖





卷之七

七

卷之四

四

1771  
1772  
1773





